

上海书展,听来就感到亲切的名字

◎ 俞晓群

世界上图书展会很多,如果让我排一个顺序,全世界排在前三位的是:第一,德国法兰克福书展,那是国际版权交易第一盛会,无论历史或现实成就,都无人能敌。第二,英国伦敦书展,它更像一个全世界书商的沙龙,以浓浓的西方文化气息,营造出多元文化的魅力。第三,美国书展,它是北美洲出版文化的聚集地,更是新派西方文化的中心。全球出版人,都不会忽视它的存在。

回到国内,各个地方的书展不少。它们排在前三位的是谁呢?在我心中,第一,北京国际书展。第二,上海书展。第三呢?应该在广东,像广州南国书香节。但我更喜欢深圳读书月,它不是书展,最多是准书展,却安排许多有趣的活动,有作家讲座,有大众阅读,有签售活动,有好书评选。在一座青年人聚集的城市中,有这样一个读书月存在,实在是天大的好事情。

不过,如果让我说出一个最

值得记忆的书展,我一定会说,是上海书展。早年的记忆是文汇书展,后来就是正宗的上海书展了。近十余年来,点数字,我来上海参加书展的次数最多,见的人最多,谈的事情最多。

透过书展,我认识这个城市的文化个性,得到的结论是:其一,上海是一个爱书的城市,去书展的人之多,男女老幼,全家出动,像过节一样。其二,上海是一个懂书的城市,比如签售,并非只有《盗墓笔记》有人排着长队签售;2011年,沈昌文先生《八十溯往》出版,他是三联书店原总经理,是文化建设的幕后人物。但在上海书展上,也有那么多人站着长排等待签售,也有那么多人跑过来打招呼。这样的情景,在其他城市很难见到。其三,上海是一个会卖书的城市,整个书展,没有官气,不清场;没有俗气,不歌舞升平;没有狭隘的地方气息,大步向国际化迈进。

当然,我爱上海书展,也源于我与这座城市的渊源。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来上海组稿,我经手的许多出版项目都是在上海完成的。1987年,我在辽宁教育出版社编“当代大学书林”,在上海开发布会,有汪道涵先生参加。20世纪90年代以降,策划出版“新世纪万有文库”、“万象书坊”和《万象》,在上海拜见柯灵、王元化、陆灏、陈子善等,连我曾任主编的《万象》杂志,它的编辑部都设在上海,由陆灏主持。21世纪初,我与台湾出版家郝明义先生发布《几米绘本》登陆大陆,与台湾大块、墨色国际联合召开发布会,发布反盗版宣言,都是在上海书展期间进行的。那些年,我还代表辽宁出版集团,在书展期间与德国贝塔斯曼相关人员潘燕、黄育海等召开重要会议,研讨合资成立辽宁贝塔斯曼发行公司的事情。这一切都像昨天一样,历历在目。

2009年我来到北京,来到中国外文局海豚出版社工作,希望接续当年“新世纪万有文库”工作,再做一些事情。为此我向沈昌文先生请教,他马上说:“做这样的事,还是要去上海,去找陆灏他们那些人。”此时沈先生已经七十九岁了,一般不再离开北京,但他对我说:“只有上海,我还愿意去。”就这样,在沈昌文和陆灏组织下,依靠上海学者陈子善、葛兆光、陆谷孙、孙甘露、傅杰,还有香港董桥先生,推出文库版“海豚书馆”,不到三年时间,已经出版六十多本好看的小书。

有这样丰富的背景,我们参加上海书展更积极了。近三年,我们在书展上重点做两件事情。一是发布新书,推出优秀作者、优秀作品。2011年,沈昌文先生签售《八十溯往》;2012年,熊召政先生签售《历史的驴友》,祝勇先生签售《大师的伤口》;今年,江晓原先生签售《性学五章》,孙郁先生

签售《写作的叛徒》。

二是召开一场有趣的聚会,即所谓“两海文库联谊会”。此事由王为松先生创意,其中一海是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海上文库”,另一海是海豚出版社出版的“海豚书馆”,这两套文库本都是小精装,都偏重海派文化、海派学人的成果。组织者都是陆灏和他周围的朋友。2011年,“两海”首次在上海书展上会师,两方出版者与作者欢聚一堂,到会者有沈昌文、陆谷孙、葛兆光、梁文道、小宝、沈宏非、孙甘露、沈双等;翌年书展期间,第二届“两海文库”在世纪集团举行,朋友们再聚首,参加者有沈昌文、巢峰、陈昕、贺圣遂、郑培凯、傅月庵、李长声、陈子善、梁由之……

上海书展,听来就感到亲切的名字,是读书人的节日,是出版人的节日,更是一座城市的文化节日!

(作者系海豚出版社社长)

乐活的人生可以告别孤独

◎ 林日新

看蔡澜的新作《老得可以告别孤独》,感觉到他这个老顽童文风依旧,他乐活的人生依然如故地快乐延续着,不因时间的推移而有半点褪色。有如此率真、乐观、洒脱的人生确实令人艳羨无比。

《老得可以告别孤独》共十五万字分四章七十九篇,每篇文章短小精悍,朴实无华。看“家人”篇:父亲的睿智大度,三伯顽劣狡黠,作者几兄妹妙趣横生的绰号,亲人间临别的情境令人潸然泪

下;看“友朋”篇:文友间辈的素的玩笑雅而不俗,古龙的“诈尸”之叙令人悚然,口吃先生的尴尬令人捧腹;看“光影岁月”篇,则从一个制片人的眼光来了解那充满光彩的银屏年华,让读者看到一个真实的影视世界;看“那个年代,那些名词”篇,则从一个富有代表

性的名字,反映一个个激动人心的时代特色,引发读者温馨无比的回忆。

看蔡澜的散文就像在听一个慈祥的老者谈人生,说掌故、话趣事,不仅可以获得人生许多的经验和知识,了解各地华人世界的人情世故,还可学到旷达、洒脱的

处世哲学。人生短暂,就该快乐地生活着,才不枉过此一生。就像他另外两本的标题一样:《看得开,放得下,才是人生》;《活,该快乐着》——这样,随着岁月的流逝,那么就能《老得可以告别孤独》了。



《唐诗鉴赏辞典》出版三十周年

◎ 张慧

为了纪念《唐诗鉴赏辞典》出版三十周年,上海辞书出版社推出限量发行9999套的《唐诗鉴赏辞典》(纪念版)。据悉,该书印有唯一编号,仅一版一次,不再重印,弥足珍贵。自198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推出《唐诗鉴赏辞典》这种首创融文学赏析读物和工具书于一体的读物,至今已历三十年,《唐诗鉴赏辞典》以其高质量与权威性在广大读者中久负盛誉,风靡全国,成为书

架架头的必备书,它的巨大的影响力对于普及传统文化、阐释经典文学起到了极大的推动,在中国出版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三十年来重印五十余次,深受读者好评。

本次限量出版的《唐诗鉴赏辞典》(纪念版)选收唐诗名篇1105首,由俞平伯、周汝昌、王运熙、萧涤非、程千帆等百余位等国内唐诗研究专家撰写赏析文章,书前以彩色插图影印程千帆、周啸天、霍松

林等约五十位鉴赏作者的签名,还随书附赠配乐朗诵《唐风今韵》,收录由著名演员孙道临、曹雷、郑毓芝等此前专为本书所朗诵的诗歌三十二首。此外,纪念版重新插入了有关唐诗的书画作品五十幅,并附录《诗人小传》、《诗人年表》、《唐诗书目》、《诗体律词语简释》,为读者进一步了解唐诗、研究唐诗打开了大门。



胡炜先生的工笔花鸟画册《盛世中华,书画作品精粹》,由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画册共收录了胡炜博士近百幅工笔花鸟画精品,充分展示了画家敏锐的观察力、精微的表现力,以及深刻的感悟性。胡炜笔下的花鸟形象生动活泼,神韵灵动十足,他的工笔花鸟作品,将古典美与现代美巧妙融合在一起,既继承了宋元绘画那种富丽堂皇、气势恢宏的风格,又赋予其新时代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和意境深远的穿透力。

品味生命的灵动

◎ 跃中



《对焦:土木砖瓦石》余平董静著,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川西桃坪、闽东东坪、浙东前童、渭北陈炉、黔北大同、喀什格爾、滇南作夫,作者从七座古镇入手,以浑厚朴拙的摄影图片和简洁的文字,展现了中国传统的乡土建筑材料——土、木、砖、瓦、石,以及其中蕴含的“道法自然”的建筑美学和人类的生存智慧。

这些传统的乡土建筑材料,不仅仅是“因地制宜”和“就地取材”,也坦诚地回应气候和技术要求,谦卑地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直观地表达生活与生产方式。在科学技术引领发展道路的今天,它们的存在尤为珍贵。

《“王者”心法》李荣融 朱丽兰 顾秉林 等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企业快速茁壮成长,为增强市场竞争力,学习国际企业先进管理经验成了必要的共同选择。台湾台塑集团作为汇集中西方先进管理思想的华人企业,无疑是学习的榜样,特别是经营之神王永庆作为台塑集团创始人,其一生心血所淬炼的管理思想更是大陆企业追赶国际同行的捷径。本书是作者在台湾台塑集团实地调研,采访了上百位台塑集团中高层及王永庆先生的众多亲朋好友的基础上撰写而成,很多都是独家秘闻。

我总是相信,一个孩子如果可以到达一个新的地方,那就一定会发生新的故事,会有新的发现,而伴随着新的故事和新的成长,孩子便会获得新的成长。殷健灵的儿童系列小说《甜心小米》就是个很好的印证。

这一系列的前三本,小女孩小米生活在大都市里,所以,她的故事以及成长都留下了现代城市的轨迹,而最新出版的后三本,小米却来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这是给读者带来新的阅读期待和阅读想象的,因为,既然一切都有了变化,那么继续成长中的小米会呈现出怎样全新的模样呢?

谁也没有想到,殷健灵这次会让她笔下那个性格有些恬静的小女孩跑得那么远,跑到了偏远的贵州大山里,让她体验了与先前全然不同的生活。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任何一次“移动”,即便是短期的,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去往新地方生活,

去往新学校读书等等,都会让孩子遭遇一个艰难的适应过程,最初的新奇感很快就会消失,为了纳入新的环境、新的生活,他们不像大人可以很快进行“代码互换”,而是强烈地感受到一切都要重新开始,伴之而来的是茫然,甚至是恐惧。

小米跟着出差半年的妈妈来到从前一无所知的贵州山区,来到一所“咪咪小”的新学校,她所看到的人和事几乎完全颠覆了她的原有经验,所以,她马上后悔了,开始想念以前的日子。但是,她知道她应该像妈妈所说的那样,慢慢明白很多事情。于是,在妈妈、蚊子老师、戴乐乐、李小花、金虎腾等同学的鼓励下,小米在这个地方,有了自己的新故事,新发现:山里孩子的生活是艰辛的,

他们缺水,居住的房子有的连屋顶都没有,可每当下雨的时候,他们却欣然地用盆子去接水,而放晴的晚上,则惬意地躺在床上看满天的星星。山村不像城里整天声音喧嚣,安静得让小米一开始都无法忍受,但她后来发现了,并不是安静得什么声音都没有了,而是有了更加丰富多彩的音响:妈妈的呼吸、虫子的鸣叫、风脚步声……小米现在的同学都梦想着将来长大了能当一名开车的司机,这让以前城里的同学笑痛肚子,可小米如今知道了,对山里的孩子来说,这是一种可以走出山区、到达远方的非常崇高的职业。小米自己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她开始喜欢做家务了,她主动要求当上了“小老师”,她演了一回过去最不想演的角色——老奶奶,她明白

了其实这个世上没有坏小孩……是啊,如同小米妈妈当初的祈求,在这半年时光里,小米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她继续健康地成长着。

小米跑去了那么远的地方,可我觉得,真正让她走得那么远的,其实是殷健灵,正是她去贵州山区看望在那里做特岗教师的“蚊子”和她的学生,才激起了续写《甜心小米》的冲动。真的,一个作家能这样跑动,能跑得如此遥远,真是一件幸事,只有在这样的跑动中,才能汲取和感受到超出自己想象的东西,从而获得创作的灵感和进步。人生,无非就是不断地出发和抵达,而所有新的故事,新的发现,新的成长,都酝酿、萌生和滋长在这个过程中。



成长在新的地方

◎ 简平